

试论主持人视域下演播空间的形态演进及功能嬗变

朱德朋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DOI:10.61369/CEIP.2025020032

摘 要： 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与受众需求的多元化，演播空间从传统的物理传播场所逐渐演化为具备表达、互动与意义建构功能的复合传播场域。本文聚焦演播空间形态的历史演进与功能嬗变路径，结合传播环境的转型特征，探讨空间形态对媒介表达方式、传播效果的深层影响。文章认为，演播空间已由“技术之场”向“表达之场”转化，主持人见证并呈现了空间如何成为传播语境生成的关键场域，通过主持人视角能够为理解媒介融合时代的空间叙事提供新的视角。

关 键 词： 演播空间；主持人；空间形态；功能嬗变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Transmutation of the Studio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st

Zhu Depe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 Jinan, Shandong 250300

Abstract： With the innov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udience demands, the studio space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traditional physical communication venue to a composite communication field with functions of expression, interaction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the broadcasting space form. Combin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t explore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space form on the media expression mode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studio space has transformed from a "technical field" to an "expression field". The host has witnessed and presented how the space has become a key field for the gener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text. Through the host's perspective, a new perspective can be provid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narrative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Keywords： studio space; host; spatial form; functional transmutation

引言：空间的语言——从“背景”到“场域”

在传播学的研究框架中，空间通常被视为信息传递的中性背景，是节目语言的承载平台。然而，这一“背景性”认知忽视了空间自身所具备的社会意义和传播功能。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主持人与演播空间可谓“相伴相随”。何为主持人的演播空间？上海戏剧学院吴洪林教授在《主持艺术》一书中提到：与摄像机面对面，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演播空间，并指出演播空间有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及室内外综合空间三类^[1]。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受众的需求日益多元，演播空间不再仅是节目客观的视觉呈现，更逐渐形成了丰富的表意系统。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理论中突破传统的“二元论”，提出了三元辩证法：指空间是由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个层面构成，分别对应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三种^[2]。其中，感知空间是日常经验中的物理空间，构想空间是由专业者构建的抽象结构，生活空间则是个体在其中实践与体验的复合场域。演播空间的演进恰是这三类空间的逐步融合过程：从纯技术感知的摄影棚，发展为蕴含构想逻辑的节目布局，最终成为主持人、嘉宾与观众共同“经历”并共创意义的沉浸式场域。空间具有“能指”属性，能够在结构设计与视觉逻辑中传达出象征性意义，成为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演播空间能够在建构过程中生产出符合环境的信息符号，成为主动参与传播语境建构的“能动体”。因此，主持人必须以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演播空间的演变，有头有尾、善始善终地出现在镜头与话筒前，并积极参与到节目的设计、录制的过程当中，真正成为一档节目的演播主人^[3]。

一、形态的演进：从传统演播室到沉浸式实景场域

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演播空间的形态从未静止不变，它始终是媒介技术、传播功能与文化心理互动演进的结果。从早期镜框式演播室的封闭规训，到当前实景化、沉浸式空间的灵活生成，演播空间的每一次转型都不仅仅是视觉呈现方式的变化，更是语境构建能力的深层调整。以现象级节目为研究样本，可以发现，制作者越来越重视对演播空间的发掘和利用，并通过空间的设计、安排和组织，最大限度地为节目的内容服务^[4]。

（一）传统演播室：规范传播的技术产物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电视节目普遍采用“镜框式”演播空间。这种空间形态深受戏剧舞台的布景逻辑影响，以横向的、二维化的视觉布局将舞台内容框定于一个被灯光严格控制的、前后分明的画面之中。主持人通常位于画面中央，身后多是中性的静态布景，整体空间结构强调庄重、秩序与“不可打扰感”。这种空间的设置与当时电视录制、转播技术条件密切相关，彼时演播室对光源、镜头切换、布景材质的依赖性强，空间设计强调“规整性”与“可控性”。同时，这样的设置也受“魔弹论”思潮影响。“魔弹论”认为，受众就像射击场里一个固定不动的靶子或医生面前的一个昏迷的病人，消极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媒介所灌输的各种思想、感情、知识，大众传媒有着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受众对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产生大致相同的反应。

这一阶段的镜头空间对主持人来说是一种限定，一种制约，主持人几乎没有空间上的行动自由，其叙述风格被框定于“稳定输出”，空间的规训性影响着语言的规范性，形成视觉与话语的协同制约。镜框式空间强化信息的“单向灌输”，观众始终处于“被观看者”的被动地位，空间作为话语表达的辅助器，不承担过多的情绪感染或文化建构等多元功能。

（二）分区化与虚拟化：视觉叙事的功能扩展

进入21世纪，主要的演播空间设置依旧沿用室内演播室，但随着数字图像处理与多机位转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演播空间形态开始出现转变。以大型综艺、脱口秀和才艺竞演为代表的节目形式，带动了空间布局的“功能分区化”与“视觉虚拟化”趋势。演播室开始呈现出“区块共置”的复合结构，例如访谈区、观众区、互动区与表演区共存一体，主持人穿梭其中，成为多个空间节点的组织者。这种“多区域协同”不仅增强了节目的节奏感，也拓展了空间的叙事功能。

同时，虚拟演播技术的引入进一步打破了空间的物理边界，新技术使得演播厅空间有了制造超真情境的可能^[5]。以绿幕技术、LED背景墙、全息投影等为代表的视觉手段，使得演播空间可以根据内容后期生成视觉场景，空间成为动态表达和情绪渲染的媒介资源。《最强大脑》第三季第七期在空间布置中引入多层LED墙、升降结构以及虚拟路径投影，在选手进入“脑力迷宫”环节时，通过灯光与虚拟空间营造出“科技竞技场”的视觉效果。空间的可变性服务于节目“脑力挑战”的核心叙事，使得主持人的串联角色兼具信息引导与情境渲染功能。

此阶段的空间不再是中立平台，而成为内容传播的“节奏调节器”与“氛围控制器”。观众的观看体验也发生转变，从被动“观看”进入视觉“参与”，空间激发出情绪共鸣与感官依附。主持人也因此获得更多动态表现的空间，从静态话语者转向视觉流

程的引导者。

（三）生活化与实景化：语境生成的空间转向

2010年前后，随着纪录片美学与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内容风格的融合蔓延，演播空间呈现出去中心化、生活化、去技术化的转向趋势。受短视频、微纪录片等内容样式影响，观众更倾向于“情境式”接收，而非“逻辑式”灌输；更关注主持人与环境的关系，而非演讲者的权威性。此时期的访谈与文化类节目大量采用“实景拍摄”策略，放弃演播厅的人工建构，转向餐馆、书店、民居、街头等真实环境。这一空间策略意在将受众带入更具真实感与语境感的谈话场景中，使空间成为内容表达的“场域符号”。

《十三邀》第三季第五期许知远与蔡康永的访谈选址于台北一家复古小馆。整个谈话过程无台本、无布景调整，背景音包括邻座说话与厨房操作声，主持人与嘉宾在自然交流中逐步推进议题。从空间角度看，该期节目实现了从“演播空间”向“文化语境”的平滑过渡，空间不再为表达提供支撑，而是成为表达本身。主持人在这一环境中不再扮演“权威输出者”，而成为“空间的使用者”与“文化语境的引发者”。空间越具“真实感”，主持人的话语越具“共鸣力”。在实景环境中，空间生成出独特的语义氛围，使主持人话语的语用功能增强，获得更多“话题切口”的可能性。

（四）流动化与沉浸式：空间作为共创平台的兴起

2020年前后，随着移动拍摄设备的便捷性提升与短视频平台的迅猛发展，演播空间开始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固定构建逻辑，呈现出流动性、现场性与沉浸感并存的新趋势。节目不再依赖布景搭建，而是通过“移动拍摄+自然语境”进行实时内容生成，形成“即场即播”的传播形态。

如2021年《你好生活》第三季第五期，主持人尼格买提与嘉宾一行前往云南元阳，实地进入梯田、村落，与当地村民围炉夜话。节目放弃演播室灯光控制，采用自然光拍摄与实景音收音，营造出“在场感”极强的文化氛围。空间不仅承载了内容表达，还成为文化传递的符号场，节目完成从“内容叙述”向“语境共创”的跃迁。

空间流动性带来传播结构的根本转变。主持人不再仅是控制内容节奏的媒介，而成为空间生成的合作者。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传递有效的信息，要在有限的空间里讲述完整的故事，就要主持人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流动空间中创造新的叙事方式^[6]。他们的语言节奏、互动姿态、情感状态均受空间场域影响，同时也反向塑造着空间的文化价值。从传播学角度看，这一趋势代表了电视空间“演播室”的转变与“场景交互化”的开启。

二、空间功能的复合化与传播逻辑变迁

随着演播空间形态的不断演进，其功能已不再局限于“节目呈现的物理容器”或“舞美视觉的附属平台”，而逐渐演化为内容表达的复合媒介、观众感知的情绪触点、文化传播的价值界面。随着传播媒介由传统电视向多屏互动、社交传播转型，演播空间的功能亦不断复合化，从单一的信息承载与象征功能，演化为情感联结、语境生成与文化构建的复合性媒介场所。

（一）从信息承载到情绪调控：空间的感知功能升级

传统演播室空间中，功能核心是“稳定信息传递”，空间被

视为中性的技术装置。然而，随着节目风格的多样化和视觉手段的丰富，空间开始主动参与节目“语气”与“情绪”的建构，承担起引导受众感知、调节节目节奏的角色。

在《我是演说家》第三季决赛中，演讲环节中使用了背景影像配合灯光音效构建“情绪空间”，当选手讲述亲情主题时，舞台空间瞬间由冷色转为暖光，并投射出家庭影像。这种空间设置不单增强了内容感染力，更成为观众情感参与的触发器。空间的功能已由“物理场所”升级为“感知平台”，主持人话语因此具备更大的情绪调动空间，实现语言与空间的共振。

（二）从内容配合到语境共建：空间的符号功能凸显

演播空间逐渐从“话语背景”转向“语境建构者”。空间本身开始具有语义指向，承担价值立场与文化立意的传达职能。这一变化，最为典型地体现在文化访谈类与纪实类节目中。

《圆桌派》第五季第九期《慢一点的生活》，节目选用老式茶室为拍摄场地，主持人及嘉宾围坐木桌，四周陈设民国风家具、书画、器物，空间本身即昭示出“松弛”“沉静”“回归”的文化意味。这种空间不再是话语的背景，而成为言说的语义预设，观众在“入场”一刻已完成对节目的基本情绪定位和价值期待。

主持人借助这种“有意味的空间”进行话题引导，能够以更自然的方式完成话题启动与身份转化，语言呈现贴近生活而非宣传口径，极大提高了观众的接受度与信任感。

（三）从可控平台到开放场域：空间与观众关系重构

在短视频、直播、互动平台等技术环境下，传统“单向播出一单一观看”的关系结构被瓦解，空间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被重新定义。演播空间开始具备“开放性”与“互动性”双重特质，不再只是主持人与嘉宾的表演场，也成为观众意见、反馈、共创的汇入场。

以B站“综艺化访谈”节目《说唱新世代·街头Talk》为例，该节目直接将拍摄地点设于城市公共空间，如潮牌街区、地下车库，主持人与嘉宾在街头“游走式”访谈，观众不仅通过弹幕即时参与话题评论，还能通过社群机制影响下期拍摄选址与议题选择。空间的“共创性”在此体现得尤为明显，传播逻辑由传统的“告知—理解”升级为“在场—协同”。

此类空间策略重构了主持人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主持人不再是空间内的“主导者”，而是“激活者”或“协调者”，语言表达也因此趋向去中心、碎片化与协商性。

（四）从功能单元到叙事角色：空间作为结构因素进入节目设计

随着空间逐渐融入节目叙事逻辑，它的功能已不再是静态的视觉背景，而被内嵌为内容流程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叙事角

色”。此趋势在近年来流行的“沉浸式纪实类”节目中尤为突出。

腾讯新闻出品的《我的青铜时代》采用“空间带人、场景导语”的叙事结构，每期节目从主持人踏入某地（如中关村地下通道、电影棚、乡村祠堂）开始，空间就是故事的“第一个主角”。每个场景不仅承载记忆，也决定了语言的节奏与内容推进方式。空间所产生的物理感、情绪氛围与话语语境共同组成内容逻辑，甚至影响剪辑节奏与节目结构。

在此背景下，主持人所处的“空间结构感知力”成为一项重要的能力，他们需要理解空间作为“传播情境”的潜在意义，并在语言表达中主动调动这一资源以服务节目主题。

空间形态的演进不仅体现在材质与布局上，更深刻地体现在其传播功能的复合化拓展。空间从传递信息的“容器”，演化为情绪调动器、语境构建者、叙事角色乃至观众参与平台。其背后的逻辑指向，是传播环境由“信息控制”向“意义协同”的根本转型。主持人作为空间语境的敏感使用者与话语的中介者，必须在节目创作中敏锐捕捉空间赋能的可能性，实现从“讲述空间”向“借势空间”的转变。

三、结语：一方空间万千意

演播空间作为媒介传播的基础单元，其形态演进与功能嬗变并非单纯的视觉装置或技术演进的结果，而是传播逻辑、媒介生态、文化心理与社会需求多重作用下的复合体现。当前，演播空间已经由一个“承载语言的地方”转化为一个“生成语言与意义的场所”。它不再只是主持人语言行为的物理依托，更是内容表达的积极参与者、传播语境的生成者和社会意义的调节器。在媒介融合、平台多元、观众去中心的背景下，空间的意义逐渐超越“设计美学”层面，步入“结构语言学”与“传播政治学”的更深维度。

在未来媒介生态中，随着AI驱动的虚拟空间生成、多模态交互系统与个性化传播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演播空间可能将突破二维屏幕与固定地点的限制，进入一种“混合现实—语境即时生成”的状态，并呈现出三大趋势：其一是语义功能的内嵌化，即空间本身即为议题和立场的一部分；其二是传播机制的协同化，空间将与叙事结构、语言节奏、受众反馈形成动态耦合；其三是观演关系的去中心化，演播空间不再服务于单向传播，而成为观众共创与参与的行动场。因此，主持人、媒体工作者对演播空间的持续观察，应从“物理形态—功能演变”的线性视角，进一步走向“空间结构—叙事逻辑—情境生成”的交互框架，不断探索媒介语境建构能力的新前沿。

参考文献

- [1] 吴洪林. 主持艺术 [M].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5.
- [2]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商务印书馆. 2021.
- [3] 吴洪林, 董冰玉. 主持艺术原理 [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306.220.
- [4] 林隆强. 演播空间概念流变及分野——电视综艺节目的一个研究角度 [J].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 (06): 86-92.
- [5] 林隆强. 演播厅：新技术与新观念背景下的空间重构 [J]. 东南学术. 2018, (03): 233-238. DOI: 10.13658/j.cnki.sar.2018.03.027.
- [6] 王宇. 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对话的流动空间与叙事方式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 35(07): 149-150.